赏梅杂谈

□朱凤鸣

前几天路过宅边小公园，看到靠近北侧步道的几棵红梅已经绽放，引来不少路人争相观赏，有的还拿起手机拍下红梅的美景。

记得小时候在乡下，邻居家有一棵蜡梅，在百花凋零的隆冬季节，光秃秃的枝条上开着一朵朵金黄的花朵，走近后能闻到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邻居看我喜欢蜡梅，折下一枝送给我，回家后插在一个盛水的玻璃瓶里，放在桌子上，做作业时能闻到一阵阵清香，让我心旷神怡。

梅花和兰花、竹子、菊花一起被称为“四君子”，也与松树、竹子一起被称为“岁寒三友”。梅花盛开于冬春季，凭着耐寒的特性，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象征着坚韧不拔、奋勇当先、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历代文人墨客留下了大量的咏梅诗词和咏梅画。

宋代王安石的《梅花》诗：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这首诗通过写梅花，在严寒中怒放，洁白无瑕，赞美了梅花高贵的品质和顽强的生命力。

我最喜欢毛泽东主席的《卜算子·咏梅》词：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毛主席创作这首词的时间是1961年，当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在不少人对中国的前途感到担忧的时候，毛主席以伟人的气魄，创作了这首词，告诉人们“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不能被一时的困难吓倒，相信风雨过后就是晴天，冬天过了春天就会来到。他用一个“俏”一个“笑”，把梅花写得非常美，写出了对中国美好未来的自信，成了中国人民非常喜欢的一首词。梅花不仅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气节，也代表着中国人民傲霜斗雪的品格，许多人因为这首词而终生爱上了梅花。

我也爱看梅花的画。曾在网上搜集了我国知名画家画的梅花图，如董寿平的《东风第一枝》、关山月的《报春图》、田世光的《梅雀争春》和钱君匋的《梅花图》等，细细观赏品味，真是意蕴无穷。

我也爱听《红梅赞》歌曲。这是1964年由词作家阎肃、作曲家羊鸣为歌剧《江姐》创作的主题歌：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昂首怒放花万朵，香飘云天外。唤醒百花齐开放，高歌欢庆新春来。

那以红梅象征革命者坚定意志的规整洗练的歌词，朴实婉转而又高亢坚定的曲调，让此歌曲充满了艺术魅力，成为人们百听不厌、广为传唱的经典红色歌曲。

几年前三月初的一天，我和单位同事到苏州光福邓尉山看梅花，那里不光种植的梅花多，品种也多，站在山坡往下望去，那真是一片树的海洋、花的海洋。要不，康熙三十五年(1696)江苏巡抚宋荦在此赏梅后题为“香雪海”，能吸引康熙皇帝三次、乾隆皇帝六次来此探梅，两位皇帝来此共留下了十九首诗，其中有十三首关于梅花的诗。目前全国有多处赏梅胜地，如武汉东湖磨山梅园、南京梅花山梅园、上海淀山湖梅园、无锡梅园等。苏州的邓尉山梅花，因享有“香雪海梅花甲天下”之誉，而成为中国赏梅胜地之首。

后来知道，梅花的品种很多，大品种有30多个，下属小品种有300多个。一般花期在2~3个月左右。梅花主要分为两种，一为花梅，一为果梅；梅花品种及变种很多，以观赏为目的，按其品种、枝条及生长姿态可分为叶梅类、直脚梅类、杏梅类、照水梅类、龙游梅类；按花型花色可分为宫粉型、红梅型、照水梅型、玉蝶型、朱砂型、大红型、绿萼型和洒金型等。其中宫粉型梅最为普遍，品种最多；玉蝶型别有风韵；绿萼型香味最浓，尤以成都的“金钱绿萼”为好。果梅主要采其果实即梅子食用，花较小，可分青梅、白梅、花梅、乌梅等。梅花原产地是中国，原产于滇西北、川西南以至藏东一带的山地。大约6000年前分布到了长江以南地区，3000年前即引种栽培。公元前2世纪引种到了朝鲜，8世纪便引种到了日本。而今，中国已栽培应用的梅花品种有300个以上，并仍有野梅分布于山间。

这些年，随着各地生态文明建设步伐的加快，居民住宅边建起了很多小游园，小游园里大多种植了梅花。在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尚未消除的情况下，人们不出远门，在家门口照样也能观赏到梅花美景。

声声慢·姑苏迎战奥密克戎

□宋宝麟

华夏新春，红梅初绽，姑苏天下粮仓。突遭新冠偷袭，得手疯狂。岂料全民迎战，各社区，布网围场。

号令出，见长龙开口，逐个歼亡。

还记三江一役，谁笑后，人民神彩飞扬。看我苏州今日，决战春芳。指挥从容信步，抢时分，只要民康。胜期望，又英雄多少，雪海争香。

注：雪海——指苏州知名景点香雪海。

没有月光的晚上

（外二首）

□沈雪花

没有月光的晚上，我们
不出门
用一首童谣对话
那些抗疫的勇士
正用咚咚的心跳，守卫我们
温馨的家

现在，梅园的灯亮了
那是我们
期盼的眼神
太仓的故事里
志愿者铿锵的步伐，已化作春天的回音
那些飞翔的白蝴蝶
化作烂漫春花

没有月光的晚上，我们
用一声又一声问候
送去心中的牵挂
而期待的胜利
是我们不变的回答

我赞美

我赞美奔驰的骏马
永远昂首，驰骋在辽阔的草原
我赞美，扬帆的巨轮
劈波斩浪
在无边无际的大海里穿行
我赞美，抗疫的勇士
临危不惧，在子夜集结
毅然出征

我赞美春天校园里初绽的小花
也赞美
无数的园丁，言传身教
把疫情防控知识
传遍万户千家

我赞美我们共同的梅园
一句叮咛，胜过美丽的童话
一句祝福
高过所有的繁华
而疫情终将过去
等待我们的，依然是七彩的春天
鲜红的朝霞

今天，我不写诗

今天，我不写诗
也不唱歌，只做一名志愿者
奔赴抗疫的一线
阻挡肆虐的新冠病魔

今天，我不写诗
可爱的孩子，正在远方
呼唤黎明
染病的老人，正在病床上
等待照顾
今天，我只做一名志愿者
沿着武陵街执着前行

今天，我不写诗
只想走进春天的风里
站成一尊动感的雕塑
为抗疫的胜利
祝福……欢呼

又见扒蚌

□菅禾

郊外农场在搞草莓采摘节，我驾车送家人去玩。妻子陪着我父母进棚里去采草莓，我就在这冬日清新而又难得的暖阳下走走。走到河边，见一人操着长竿在河里掏着什么，就走近去看，噢，原来是扒蚌。已经好多年没见扒蚌了！我就好奇走下河滩去看。

“两块银瓦片，盖屋一小间，一个胖姑娘，羞羞在里边。”“无头无脑无心脏，体内柔软甲似钢，别看泥里沙里住，腹中却有珍珠藏。”这是我小时候猜过的两个谜语，谜底就是蚌。蚌分大小两种，小的我们叫它小河蚌，大的叫大湖蚌。它们是蚌的两个品种，两种蚌都能吃，大湖蚌不如小河蚌好吃，但大湖蚌会有珍珠，小河蚌则极少有。蚌肉含有较多的核黄素和其他营养物质，对人体有良好的保健功效，中医也认为蚌肉有滋阴平肝、明目防眼疾的作用。

很多年前，买什么都要凭票，家里来客人没点荤腥又不行，我爸下乡途中见有人在扒蚌，他就买了点蚌肉回家。那天上海来的表哥吃着青菜烧蚌肉，一个劲地说比猪肉更好吃。后来，我爸又去买了两次蚌肉，表哥吃了很多，谁知这蚌肉性寒，脾胃虚寒的人吃了容易拉肚子，表哥因此还去了医院。也不知怎么的，这事被传到领导耳朵里，我爸被找去谈话，说扒蚌人是逃避生产队劳动偷偷出来扒蚌的，偷偷去买蚌肉就是支持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真没想到，吃点蚌肉竟连着两个“偷偷”，还被扣上了大帽子。但后来表哥每次回来，还是要问有没有蚌肉，我爸还是会偷偷地去乡下找扒蚌人。夏天，我与表哥一起到河里游泳时，还踩到过几只蚌，我把蚌兜在汗背心里拿回家让妈妈做菜。起初妈妈说夏天的蚌肉太瘦不好吃，还怕有蚂蟥什么的。可磨不过我和表哥，妈妈就把蚌肉拿盐捏了好几遍，买来豆腐和咸肉，又去向邻居讨来夏天难觅的大蒜叶，与胡椒粉一起撒在上面，这锅蚌肉炖豆腐真的又鲜又香。尽管那时买东西已不用凭票，鸡鸭鱼肉蛋都好买了，但表哥还是说只有蚌肉好吃。

在餐桌上难见荤腥的年月，蚌肉和螺蛳被普通百姓家称为小荤。在不许农民扒蚌的日子里，它也让几个农民偷偷地赚上几个小钱。日子好过后，河里的水脏了，本来不怎么怕脏的蚌和螺蛳、蟛蜞等都很少了，这些美味小荤与普通百姓也拉开了距离。

现在又见扒蚌人，我当然好奇中带点怀旧的好感，就与扒蚌人攀谈起来。这位四五十岁的汉子说他住在附近，平时上夜班，白天没事就来扒着玩，就当是钓鱼一样的乐趣。他告诉我，他也是年轻时扒过蚌，已经有二三十年没有扒了，现在河水干净了才又来扒。我指着不远处安置小区的公寓楼，问他：“你家住那里吗？”他把下巴往另一边的一排排农民别墅群一扬说住那里，又抖了抖手里的长竹竿补了句：“要是住楼里，这耙竿都没地方放呢。”他说这话是满满的自豪，但让我这住公寓楼的城里人听得有点自惭形秽了，以前城里人从乡下人手里买东西时可能多少还有点优越感，现在恐怕要倒过来了，不过这种颠倒正是社会进步的好现象。

我在河边看得忘了时间，接到家人电话后依依不舍地回到车上。回家途中跟家人说起扒蚌的事。妻子说，现在蚌肉也进了宾馆饭店。我告诉她，那些批量供应的可能都是人工养殖的，虽然肥嫩，但没有野生的小河蚌好吃。妻子就怪我刚才不向扒蚌人买点。我说人家是当钓鱼一样扒着玩的，不卖的。妻子听我说过我爸买蚌肉的事，就打趣说“偷偷”买点嘛。后座上的父母听了，也都爽朗地笑了起来，笑声中充满对当今生活的满足。

寒冬过后是春来

□子愚

1969年岁末，席卷全国的下放潮如期而至，未满15岁的我，按规定也必须离开政府大院，随父母一同到农村去锻炼。

那天是12月29日，风不大，却异常的冷，天上灰黄的云层，厚厚的、望不到边。一早，在县城小北门水桥码头，我跟山东老家的堂姐一起守候着刚折价买来的家具，等待着运往乡下。

堂姐那年18岁，红红的脸蛋，白皙的皮肤，两个酒窝很显眼，她高出我半个头，穿着小花格子的红棉袄，身后摆动着一根粗黑的齐腰长辫，一条厚厚的红围巾把头裹得严严实实，仅露出了一双大眼，很像《红灯记》中的李铁梅。

而我瘦小，脸偏黄，上身的棉袄还短了点，下身却没有棉裤，单薄的鸭舌军帽扣在头上，脚上是低帮的旧胶鞋，怎么也挡不住寒冷的侵袭。我来回跺着脚，而身边时不时走过的敲锣打鼓队伍却兴高采烈。

快过晌午，我掏出了口袋中的地瓜干啃了起来，看着脚旁的煤炉，寻思着如果能煮点粥该有多好。

没多久，接应的水泥船终于等来了。船不大，有五吨，来了三个人，一位年长的老伯，叫朱桃生，他是新毛公社横沥大队第八生产队的贫协主席，高高的个子，厚实的身板，留着花白的胡茬，他将陪我一同参加欢送大会。还有两位是二十五六岁的青壮劳力。他们放稳了跳板便上了岸，在简短寒暄后，就一起将堆放的家具小心地搬上了船。好在不多，一张八仙桌、两张片子床、一张小床、一张写字台、一个床头柜、一个衣架以及两个被褥柜等。

我不清楚这些陪伴我成长的旧家具将运往何处，当船载着我的堂姐在寒风中“咯吱咯吱”一同远去时，我是满心的惆怅和失落。望着离岸的小船，听着渐行渐稀的柔橹声，心情似乎被冻住了。这时，朱老伯轻轻地在一旁提醒我：“阿要去开会了？”我这才恍然明白得与这位陌生的长老开会去了。

欢送大会，是在原少年宫旧址上的灯光球场举行的。人山人海，排满了长凳。会场中间足足坐了上千人，场外有立着的，也有干脆站在长凳上的，我们赶到时大会已经开始了。我们是在后场的北侧，被人挡得什么也看不清，就硬生生地往人堆里挤，我人小，挤进后便开始寻找父母那熟悉的背影，可哪里找得到？

见此，站在我身后的朱老伯突然拍了拍我，说：“时间不早了，走吧。”这样，我俩就转身退出了人群，一老一小，一前一后，一路向北。

在前往新毛的路上，我边走边记起了小学三年级时也走过的这条路。那年，太师附小组织我们徒步去沙溪，是参观洪泾大队和印南大队。大家戴着红领巾，挎着小水壶，唱着歌，边走边休息，小朋友还相互交换着好吃的糖果和点心，比春游还快乐。

这时，一阵寒风掠过，我们已来到了三里庙小学。几棵高耸挺拔的银杏树飘下了一些残存的枯叶，分外惹眼。这又勾起了我被推出县中学的情景。

那天教室外下着蒙蒙细雨，我向班主任求助，可不可以让我继续读书，他很无奈，让我去问校领导。可我找到领导后，他的回答是：不行。

室外的雨越下越大，当我背着书包，黯然地告别老师和同学们时，强忍着的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那天，我湿漉漉地返回家，犹如大病一场，久久不再说话。

我边走边回望了一下远离的银杏树，已看不清了。黄昏时分，我们登上了流顺桥，接着再穿过黑灯瞎火的毛家市南巷门，便沿街来到了半泾河畔。

冬月日短，云遮住了漫天的星星和月亮，眼前是一片漆黑。突然感觉四周出奇的静，只有风声、水声和我们匆匆的脚步声。

我路上很少说话，紧跟着朱老伯身影一步步向前。他不时会放缓脚步，叮嘱我：“当心脚下底”“离河边远点”“要转弯了”“要跨沟了”，特别是经过生产队的一大片麦地，田间的土埂又窄又不平，走着走着就走到了地里，感觉像在独木桥上行走。但每次他总是安慰我说：“慢点，要到了。”

过了麦地，跨过了泥沟，便是一个五家农户的大宅，这里与杨林河已很近了。我的新家就安置在最东面一家的大客堂内，有20多平方米。后来才知道，这是当地条件最好的，主人叫朱连生，听说我们要落户到生产队，就主动腾了出来。我尾随着来到新家，只见客堂内煤油盏早已点亮，床已铺好，桌凳和柜子摆放整齐。我堂姐见到我高兴得直掉泪，她说这都是生产队帮的忙，还告诉我，房东见天色已晚，就拉她先吃了晚饭。

我们姐弟俩还没说上几句，邻居朱老伯的大儿子就喊着开饭了。我当时已饿坏了，当踏进朱老伯家时晃然一亮，灶间正中挂了盏“哧哧”发响的汽油灯，室内亮得像大白天。我是从未见过汽油灯，抬头看了一下灯芯，刺眼得不敢再多看一眼。

朱老伯一家已围着饭桌坐下了。桌上摆着几个菜，中间是一大碗切成大块的咸肉，还冒着热气，那股诱人的香味让我至今难忘。我坐在门口的位置，朱老伯紧挨着，他笑眯眯地给我夹肉，看着我吃。这可是我在城里也很少吃到的呀，我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可他的家人看着肉都不动筷，都一声不吭地专拣青菜和萝卜吃。

我哪知道，这些肉本来是他们家准备过年用的，因为我的到来，朱老伯便让家中提前蒸了招待我，可他们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次肉。我顿时明白了一切，嚼在嘴里的肉再怎么劝也咽不下去了。

那天晚上，我是带着那碗肉的余香羞愧地入睡的。次日一早，太阳终于探出了脸，屋前柴垛上的麻雀“喳喳”地叫个不停，我走了一夜路浑身酸痛。堂姐使劲地把我叫起，兴奋地说：“快起来，看外面的大雪。”我穿戴好后站在门口，刺骨的寒气直往袖口里钻，昨夜跌跌撞撞走过的麦地已被白雪覆盖，一条条田埂还能隐约地辨认出来，宛如把田野划成了一块块巨大的方格纸，期待着我将青春和未来统统写在上面，我的心融化了。

这是我下放农村的第一天。那天，我似乎一下子变得懂事了。从此，我的灵魂深处便永远记挂着这块土地，记挂着这块土地上的乡亲。

墨妙亭、老城厢
投稿邮箱:292537831@qq.com